第23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

尤伯罗斯自述

张冀元 唐步生译



体育名人列传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DE38/23

第23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

尤伯罗斯自述

张冀元　唐步生译　陈锋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9170

1119170

封面设计：吕敬人

第23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

尤伯罗斯自述

张冀元　唐步生 译　陈锋 校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6开本　印张 $14\frac{12}{32}$　240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10015·29　定价：3.00元
ISBN　7—5009—0054—6/I.5

责任编辑：王济民

China

D58/523

编者的话

本书原名 Made in America，译为《美国的创举》，现在的书名《尤伯罗斯自述》是原书的副题。

尤伯罗斯是第23届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所谓“美国的创举”，实际是他的创举。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主办的第23届奥运会，是奥运会历史上参赛国最多的一次。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民办奥运会大赛的奇迹。他没有国家拨款，全靠自筹资金，却一改过去许多国家因主办奥运会，耗费巨金，甚至债台高筑的局面。结果，不仅不赔钱，反而盈余2.25亿美元，他用盈余的巨额款项，对美国奥委会和美国青少年活动，给予了慷慨的资助。还有，他的组委会，不用国家公职人员，而靠的是大量志愿者。在高峰期间，跟他一起工作的志愿人员连同他的组委会，竟达七万二千多人，这是美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所能动员起来的人数最多的志愿大军，这又是一个“创纪录”。尤伯罗斯坚信并依靠美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对自己国家的忠诚、热爱和勇敢、献身精神；同时广泛使用了高科学技术去进行管理。正是这样，才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迅速、准确、成功地完成了

各项任务，使第23届奥运会充满了活力，迸放出异彩。尤伯罗斯忠于奥林匹克精神，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青少年（他一再申明青少年是本届奥运会的主题），珍重各国运动员的利益，他为解决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安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关系，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有不少场合真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在经历了五年任期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之后，尤伯罗斯以他的创造精神和组织才能，赢得了美国国内外人士普遍的好评，他荣获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荣誉——奥林匹克金质奖章。美国《时代》杂志把他誉为1984年的风云人物。

我国运动员参加了第23届奥运会，并且取得了“零”的突破。为了更好地走向世界，先要了解世界。这本书对第23届奥运会从筹办到闭幕，作了详尽而生动的叙述，译文也较流畅，可供我国广大读者，特别是体育工作者、体育爱好者，了解尤伯罗斯其人，并通过他的叙述，了解美国和世界体育的发展情况。

当然，尤伯罗斯作为一个美国人，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不无偏颇之处，读者当能理解。正如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奥林匹克银质奖章获得者钟师统所说，“发扬奥林匹克理想和精神，加强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这是最重要的”。

从体育工作的角度，本书也有不少可借鉴的地方，但这毕竟是一本人物传记，它涉及的社会风物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趣，好象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围。愿它能使大家感到兴趣。

编者　1987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最后一幕……（1）
第二章　决定出山……（15）
第三章　迅速前进……（29）
第四章　白手起家……（49）
第五章　政府带来的忧虑……（83）
第六章　世界上最大的运动场……（109）
第七章　成立保安队伍……（131）
第八章　默默无闻的志愿大军……（162）
第九章　修补篱笆……（186）
第十章　加快步伐……（218）
第十一章　风波迭起……（246）
第十二章　冰镇伏特加……（261）
第十三章　最长的一天……（294）
第十四章　减少损失……（310）
第十五章　大赛在即……（347）
第十六章　火炬照亮美国……（377）
第十七章　奥运会盛况……（391）
尾　声

China

第一章　最后一幕

我往脸上抹着肥皂沫。吉妮身穿睡袍坐在浴缸沿上，啜着咖啡。她几乎每天早晨都这样喝上一杯。我们每天都利用这个时间商量新的一天的活动，议论我们四个孩子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和比较要紧的事。然而这天我们却沉默不语，我们太疲劳了，两个人脸上都明显地露出疲倦的神色。

这天是1984年8月12日，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十六天，也是最后的一天。我的心忐忑不安。我们很幸运，至此为止，奥运会上还不曾发生过恐怖活动。我默默地祈祷，愿我们的好运气能持续下去。

我望着镜子里的吉妮，感觉得出她和我正想着一样的事情。五年来，我们把所有的心血和时间都投入到奥运会工作上，可是到了晚上，这一切就要结束了。我们都盼望这一刻的到来，盼望我们的家庭能够恢复往常那样的生活。

我知道，疲乏不堪的并非只有我们两人。我们的志愿大军，为把奥运会办好，一直废寝忘食地工作。可这些天，我已经看到他们身上暴露出疲劳的迹象。每个人都绷得紧紧的。肝火开始旺盛起来。有报告说，一些执法人员动辄大光其火。我们的组织在衔接

China

部位上拉得太紧，开始出现裂缝了。我希望，奥运会的各个部位能结结实实，直到最后一天。

吉妮终于打破了沉默。

“晚上我想和孩子、朋友们在一起。”

举行开幕式时，我们几乎全呆在洛杉矶纪念体育场顶部的与外界隔开的总统包厢里，基本上没怎么体验到那激动人心的场面。闭幕式在许多方面将会更加激动人心，所以吉妮要同家人和朋友们在一起。我们在观众席上留出一排座位，但我很可能不得不一直呆在包厢里。

“给我留个座，”我说，“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也许能同你们待上几分钟。”

一个月来，我们一直住在洛杉矶市区比尔特莫饭店。8月12日上午八点三刻正，我来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的套间，同他和国际奥委会主任莫尼克·贝利乌相聚。这届奥运会是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举办的第一个奥运会。他热情奔放，我则细致谨慎。

第一项议程是向萨马兰奇和贝利乌报告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为所有要求参加闭幕式入场式的运动员作出安排的情况。根据奥林匹克宪章规定，每个国家奥委会只准派六人参加闭幕式的入场式。这与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参加开幕式入场式不同。过去，许多运动员参加完比赛就回国了。国际奥委会此时担心的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电视屏幕上将会出现一个空空荡荡的场面。然而，奥运史上却首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大多数运动员打算参加这最后的一项活动。这对洛杉矶、志愿工作者和美国人民来说，是一种最高形式的褒奖，但同时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担心，要是不让运动员们参加入场式，他们也许会冲进会场，搅乱闭幕式的活动。

戴维德·沃尔帕负责此事。他组织的开幕式大获成功。开幕式向运动健儿们和来宾们表示了热烈而充满激情的欢迎，为奥运会奠定了欢乐和喜庆的基调，并受到全世界罕见的好评。闭幕式也必须成为运动员们的盛会。

萨马兰奇、贝利乌和我接着讨论了锡克示威者引起的爆炸性形势问题。在曲棍球比赛期间，散居在南加利福尼亚的强大的印度异教徒锡克人举行了反对印度队的示威活动。抗议者有几次把标语牌和旗子带进了比赛场，引起人群之间相互辱骂和推搡。每次都是出动保安人员之后才使人群平息下来，没有造成伤亡。

有报告说，身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安全委员会主席的阿什温尼·库玛，在巴基斯坦对印度那场曲棍球比赛结束后发生的此类事件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对此感到很气愤。

对发生在东洛杉矶学院曲棍球比赛场上的这场骚乱事件，库玛曾对萨马兰奇大诉其苦，然而我们的调查却发现库玛扮演了火上浇油的角色。我向萨马兰奇建议，让库玛滚到一边去。

接下来，我又来到卡尔弗城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的马利纳中心开会。这里原是一座直升飞机装配厂，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的总部曾在这里扎营一年时间。

我钻进停在比尔特莫饭店楼顶上的直升飞机，用了八分钟时间飞到办公室。快要起飞时，曾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乔·艾伦咧开大嘴朝我一笑，象往常一样，复述了一遍贝特·戴维斯的那句名言："系好安全带。颠簸的黑夜就要到来。"

奥运会总管哈里·厄谢尔每天上午主持一次办公会议。这是我们举行的最后一次办公会议。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所讨论的竟是如何拆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起的那些东西。我们必须在一周内从大部分设施里撤出来，并把它们恢复原样。

我们主管设计与建筑的副主席埃德·基恩谈起沃尔帕在头天深夜组织的彩排中的精采一幕，使这帮疲惫不堪的家伙来了精神。

他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慢吞吞地说道："一切似乎都挺好，不过后来他们弄来这架直升飞机，吊着这又大又圆的铝做的怪玩意儿，上面装的灯还一闪一闪的。当这玩意儿一飞临体育场的上空，却对折到一起，象一个墨西哥塔科夹饼①似的，在空中翱翔。"

我早就没有笑的情绪了，没跟着大伙一起笑。

---

① 塔科夹饼是美国墨西哥餐馆中最常见的食品，表面是玉米面烘烤而成的脆壳，呈U字型，里面可填充肉末、奶酪等。——译注

“塔科飞行夹饼”，即飞船，是沃尔帕挖空心思的杰作。我一直认为，这个让飞盘降落到体育场的计划太冒险。但戴维德好出风头，他相信这个计划能够成功。既然你已把权力交给别人，并让他掌管某项工作，就得放手让他干，特别是当你找到了最好的人选的时候。沃尔帕就是最好的人选和最坚定的志愿人员。他摄制了影片《根》和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正式影片《刺鸟》以及上百部电影和纪录片。他曾荣膺过四十项爱美奖和两次荣获电影艺术金像奖①。所以，我们同意了他的计划。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一架加利福尼亚公路巡逻直升飞机坠落在离体育场只有一英里远的海港高速公路上。好在没人受重伤，但我担心这是个不祥之兆。

需要小心从事的事情还有不少。我们得把最后两项比赛顺利完成——单人障碍马术和男子马拉松，并及时把所有运动员送到体育场，参加有世界一半人观看的闭幕式。我们还得应付交通堵塞；在施放焰火时，我们要防止洛杉矶中南部市区引起火灾；最后，还要防止发生大的安全事故。

下午四点，我们的汽车司机韦恩·伊奇亚苏把吉妮和我送到体育场，这时离闭幕式开始还有两个钟头。直升飞机的残骸已清除干净，所有的道路都已畅

① 即奥斯卡金像奖。——译注

通无阻。我特意提早赶到那里，以便同沃尔帕一道，对每个环节进行最后一次检查，并润色一下我的闭幕词。

“为了欢度今晚良辰，孩子们都准备好了。”吉妮说道。我们这时刚好走进总统包厢。

我点点头。她感到我心绪不安，便应酬宾客去了。

我站在总统包厢里，望着人们陆陆续续走进体育场。这座体育场已有六十年的建造史，尽管进行了八天的田径比赛，它仍从未象今天这样美丽和动人。位于体育场西端的火炬在下午明媚的阳光下熊熊燃烧。火炬两侧的巨型荧光屏幕出现了马拉松领先运动员的镜头，他们快要到达体育场的终点线了。

在奥运史上，以某项体育竞赛作为闭幕式的主要节目，还属首次。厄谢尔和我竭力主张这么搞，因为马拉松是奥林匹克奋斗精神的象征。我们觉得应该让运动员在成千上万观众的喝采声中跑进体育场，结束他们 26 英里 1155 英尺距离的赛跑。

与此同时，重要人物——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当选的官员和赞助者们——正在鱼贯而入。我开始进行礼节应酬。包厢里的人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担心，说不定什么地方会出乱子。周围的人都在向我祝贺，我告诉他们，奥运会还没结束呢。可我也不知是在说给谁听：“只有几个小时了。”

吉妮从包厢的另一端回来了。她拍拍我的胳膊让我放心，说道：“很快就会完的。”她吻了我一下，

China

祝我走运。我望着她走到下面的看台，同孩子们坐到了一起。

跑在最前面的马拉松运动员是葡萄牙的卡洛斯·洛帕斯。当他跑进体育场时，场内已经座无虚席。观众都站起身为他完成最后一圈鼓劲加油，同时也为爱尔兰选手约翰·特里西和英国选手查尔斯·斯佩丁拚命地鼓劲加油。他们俩最后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就在特里西跨越终线的瞬间，我瞟了一眼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基拉宁勋爵。是他于1979年以主席身份将这届奥运会的主办权授给了洛杉矶。他容光焕发，喜气洋洋。

马拉松发奖仪式结束后，基拉宁和国际马术联合会秘书长弗里茨·威德默将奥运会的最后几枚奖牌颁发给单人马术障碍赛的获胜者。随后，国旗方队和运动员入场。运动员的队形并不整齐，他们没有排着队走，而是从队伍中冲出来，跑散到全场。他们太兴奋了。虽然他们把沃尔帕安排的时间打乱了，使我们延误了三十分钟，但我还是对他们的样子忍俊不禁。

传统的奥林匹克旗帜交接仪式在洛杉矶市和下届奥运会主办城市汉城之间刚刚开始，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驻华盛顿办事处兼驻白宫联络处主任杰伊·穆尔黑德就跑来了。他脸色阴沉，一看就知道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他是来向我求救的。

“白宫说不同意。”他对我说。

我摇着头表示不能理解。萨马兰奇曾请求里根在

他的告别讲话里加上一段声明。萨马兰奇觉得这是无与伦比的友好姿态。他向美国总统里根提供了一次发表友好讲话的极好机会。还能在哪儿找到比这更多、更好的听众呢？

“这不可能，”我对杰伊说道。“里根连给百英里长跑比赛和橄榄球大学联赛的优胜者打电话予以祝贺的机会都从不错过．他在美国棒球队每位队员的棒球上都签过名。”

“我们给迈克·迪弗驻圣巴巴拉的助手打了电话，可他们就是什么也不说。”

“再试试。”

我们早就知道，对牵涉到政府的事情，不能奢望过高。现在我得去找萨马兰奇，告诉他里根已经拒绝了他的建议。

我往下面的萨马兰奇那里走去，安全主任埃德·贝斯特在过道上把我拦住。有一群酩酊大醉的运动员来迟了，没有赶上闭幕式入场，正同几个不准他们进去的门卫厮打。我要埃德弄清楚他们是哪些国家的，并处理好这件事。他离开包厢前去解决这个问题。

刚走下两级台阶，戴维德·沃尔帕的一位助手告诉我说，闭幕式在时间上大大晚于预定的安排。他说，国际电视转播网威胁说，如果我们不加快速度，他们将不等闭幕式结束就停止电视转播。我听到这些情况后又接着往下走去。不要惊慌失措——还不到这种地步。

China

我正巧碰到厄谢尔，他刚参加完运动场里的国旗入场式，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

“这是我在奥运会期间最激动的时刻。”他说道。

厄谢尔五年多来努力工作的模样立即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厄谢尔参加工作人员会议；厄谢尔签订一个又一个的谈判协议；厄谢尔为壮观的奥运会自豪无比；厄谢尔就法律问题同他的高级助手卡罗尔·丹尼尔斯和简·埃利森争得面红耳赤；厄谢尔深更半夜找到我的办公室来讨论最新出现的问题，他困得一屁股倒在椅子上。

“但愿这是你最激动的时刻，”我对他说，“你受之无愧。”

场内仍然处在一片欢腾之中。运动员们挥舞着国旗和彩旗四处奔跑。澳大利亚运动员用他们国家的国旗，把他们的一名女队友抛向空中。人群跟着他们一起发出欢快的叫声。我有些坐立不安了。我只希望运动员们别彻底失去了控制。

我找到萨马兰奇，却不知到底应该同他先谈哪个问题为好。他正同市长汤姆·布莱德利以及其他的地方官员交谈。同大家进行了必要的寒暄之后，我们该离开他们，去运动场正式宣布奥运会闭幕。

“走吧，”萨马兰奇说道，“我准备好了。”萨马兰奇这位身材矮小、喜欢挑剔的外交官时刻都充分准备着。在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前，他当过好几年

的西班牙驻苏联大使。估计他备有两份讲稿：一份是为奥运会获得成功准备的，另一份则是失败时用的。我知道他把讲话稿都默背在心里。我感到十分惭愧，我没有花时间准备自己的讲稿。我从没清闲过。

我们坐着电梯下来。我在电梯里对他说，里根没有作出我们所期待的答复。萨马兰奇看起来既懊丧又迷惑不解。他一言不发。不过我知道，他一定在想，真难以想象，一个政治家怎么会拒绝这样一种机会呢。

我们走出电梯，从挤满前、后台工作人员的甬道走向运动场。夜间落下的露水使通向运动场的台阶滑得很。我心里想，得叫人把它们擦干，以防准备在后面上场表演霹雳舞的演员们滑倒。我走进运动场，看到吉妮和孩子们与朋友们一起坐在观众席上。但愿他们看不出我那无法形容的紧张心情。

当我听到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就朝架设在运动场中央的大圆台上的麦克风走去。灯光特别耀眼，晃得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听得见，那声音就象惊雷一般。起初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过了几秒钟我的视力和听觉才恢复正常，原来是观众全都站了起来，向我发出欢呼。我的嗓子堵塞了。我真想向全世界诉说，我是多么爱吉妮和我的孩子维基、海迪、克里和乔。正是他们的爱与支持，才使我完成了这项艰难的任务。然而我不得不抑制住这一不可思议的冲动。过了片刻，我高举双臂，用手搭出一个“T”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